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認識一位六十多歲的男義工，晚飯半途便告辭，原來他是麵包店老闆，習慣晚上八時就寢，半夜三時起床製作麵包。店內的繁忙時間過後，他會把前一天未出售的麵包或製造成時剩下的頭頭尾尾，親自送去老人院。每逢一至週五的午飯後，他都到醫院當義工，持續逾十年了，像定時上班那樣，有時會在急症室幫忙；有時會駕車去接送獨居老人或行動不便的長期病者到醫院應診。他已經成為了義工的典範，經常向新人分享自己的體驗和心得。他其實是香港人的典範，那默默付出的精神，令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社會天使——義工

一位中年泰國女士，她的香港丈夫數月前病逝，她結束生意，悲傷了好一段時間。有朋友帶她去做義工，探望獨居老人，其後更去女子監獄探望囚犯，鼓勵她們在出獄後要好好做人。由於她的外國人身份，又操半鹹半淡的廣東話，表現真誠，女犯都很接受她，令她信心大增，現在見她喪夫時那傷感都淡忘了。

逝去的青春

《何》劇改編自同名流行小說，故事講述大律師一對小戀人，因誤會而分手。七年後重逢，男未娶，女已婚（在美國假結婚），人面全非，但深愛對方的心始終未變。正如男主角何以琛所說：「向來緣淺，奈何情深。」兩人經過重重考驗，終於結合。

跳出框框

蒙妮卡

近年內地青春片紅爆，繼《致青春》和《匆匆那年》後，最近的《何以笙簫默》更加勢不可擋。據說，單日網絡播放量超過三點五億，破了紀錄。

琴台聚

潘國森

近年，或者可以說是近幾個月來，忽然發覺香港有許多年輕朋友非常熱衷於形形色色的「粵語研究」和「推廣」，可是新熱潮背後，似乎有許多誤解。

而這個「港語」是一種獨立的語言。實情是我們只可以將香港地區中國人通用的語言，視為「港風粵語」、「港風廣東話」、「港風廣州話」等等。畢竟我們香港日常用的詞彙仍以「中文」、「漢語」、「廣東話」為主，而可能夾雜較多英語，或者其他外來語。「港語」和「港語學」都很荒唐，我們頂多可以研究一下香港地區的用語實況跟其他粵方言區有甚麼差別，但是香港人講的粵語跟廣州人講的粵語頂多是大同小異而已。

粵語文學

首先就研究範圍，他們當中許多都從俗將「廣府話」或「廣州話」完全等同於「粵語」或「廣東話」。嚴格來說，香港社會主流日用的廣府話或廣州話，只是「粵語」或「廣東話」的一支。之所以稱為「廣州話」，是因為一般認為以廣州城西關地區的口音最為正宗。稱之為「廣府話」，則源於這個方言過去通行於「廣州府」，即「南番順東香，清水化城龍，三新一支花」等十四縣。廣東省內其他地區的方言，例如四邑話、東莞話等等，算是廣義的「粵語」、「廣東話」，卻跟狹義的「粵語」、「廣東話」、「Cantonese」(實是廣州話、廣府話有差異)不一樣。

近日又有「粵語文學」這個講法，如果來自這些忽然熱愛粵語的小朋友，則大多不著邊際！一味以口語詞入文，甚至加入廣府粗口。香港的粵語文學，數十年來前輩文人多讚揚「三及第雜文」。再往上還有何淡如的「無情對」。如「一拳打出眼，對面睇咗煙」，或「有酒何妨飲幾杯，無錢那得食雲吞」，其特色是必須用廣府方言詞來誦讀，理解，外省人很難明白箇中三昧。

「普通話」！更嚴重的失誤是以有「港語」或「香港語」，

其實香港一地的粵語文學，首推粵曲粵劇，其特色就是以粵語的韻律來做文章。如果單純以粵語詞寫雜文，結果只是廣義的讀本讀本而已，就沒有粵語文學的特色，只是廣義的讀本讀本而已。

鄉下的村莊

逝水流年，時光易老，辭別二零一四，不覺又邁進二零一五新的門檻。元月的扉頁剛剛翻過，就收到朋友熱情的邀請，趁此佳節期間去鄉下採風，那是他的鄉下老家。人到中年，許多人開始戀舊。有人回家修繕起老屋，把原本棄之不用的老屋修繕一新，以備在城裡住膩之後回去小住，在春天的泥土裡踏踏踏，夏天的河灘上兜兜風，看泱泱漾漾的河水自村頭流過，湛藍的天空曠遠純淨，便煩惱忘卻，樂趣頓生。

村莊不大，卻很古老。村莊的後面是座不太峻拔的小山，山呈「箕」狀，山頂為內弧形的長崗。整個村莊被半月形的山體包圍着，就像一位母親張開溫暖的懷抱，輕輕擁着自己心愛的兒女，不由讓人生出風水寶地的聯想。這裡有「五世進士、父子翰林」的江北望族公氏家族、明代著名文學家和詩人、萬曆前期「山左三大家」之一的公鼎後裔。從公鼎高祖公勉仁開始，代代蟬聯進士，近六百年來，他們或武功或文治，彪炳海內，多有建樹。

我喜歡這樣的村莊，乾淨利落，整齊有序，一座座房屋錯落有致，保持着傳統村落的自然和地域特色。院與院之間相互銜接，或留有夾牆，但戶與戶之間，絕對單門獨院。在這個村莊，有百年前的老屋，也有剛落成的新房。老屋肅穆端莊；新房屋脊高挺，門樓高大，美觀氣派。走近老屋，院內院外，都能找到前人的遺跡；邁進新房，白牆紅磚，明窗亮瓦，顯現新的時代。

知道曾經有大雁在這裡棲落。這片麥田臨近河岸，大雁從這裡飛過，在這裡歇腳、覓食，在河面沒有冰凍之前去補充水分。大雁是人類的朋友，牠能叫聲子同伴鼓舞，鼓勵同伴奮力飛行，屬國家二級保護動物。不拒大雁的村莊，才是一座純樸的村莊、自然的村莊、完美的村莊、充滿文明和生態意識的村莊。善良之人，美好的日子才能山高水長。在麥田之外，低矮的果樹上，幾隻小鳥落在上面，不知是什麼鳥兒，身量如掌，有人說是斑鳩，有人說是鴉，還沒走到跟前，牠們就撲棱棱地飛了，不知悄悄落到何處。



村莊以南是一片遼闊的田原。 網上圖片

村莊的主道為村級路，路面不太寬，水泥硬化，筆直平坦。幾條小路縱橫悠長，穿行於田野、村莊。走在路上，不經意間發現一盤古老的石碾。進了院門，站在台階上回望，陽光很好，如鑲在玻璃上的一汪金水，透着明媚，跳跳躍躍，粼粼波光。院中安著一盤年久的石磨，幾隻雞在磨下覓食，兩隻狗在台階下閒逛。石磨曾經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在過去家家戶戶都離不開它。

小狸首先為這樣的「中國巨頭」之「羞愧」感到欣喜。其次，該文還提到「聯想集團總裁楊元慶也承認，這表明百姓對中國產品不信任，國內的企業應摒棄山寨產品，向國際知名品牌的技術含量齊齊。」小狸在此不能不對楊總裁的「看齊說」有所「聯想」，不能不為之感動欣喜，還有「中國高官也展現了將海外消費者拉回國內的信心，以及為實施「中國製造2025」，十年規劃率先提高製造業質量強化競爭力的姿態」的欣喜。

創業不易

上週內地及香港股市亦受這兩大因素的刺激，股票連番躍升，股市好友春風滿面，財源廣進。不過，股市亦非全面起飛，也有下跌者。此時此刻，投資靠智慧眼光，緊跟國策走，此乃經濟新常态下的投資新思維。事實上，世界各國的掌舵人都走穩健路線，全世界大多數地區都正減息寬鬆，美國不可能反其道而行加緊加息，也應該不會與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馬桶蓋新說

「其實我們的「中國製造」比「日本製造」還要好。」當然，由始至終，還有「日圓貶值，人民幣劃算」，「內地假貨多，外國沒假貨」等等高論，不一而足。不過，不幸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幸的根本其實都是一樣的。此話怎講？且看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三月一日刊文這樣講：「公眾對這樣東西的關注儘管最初十分有趣，但卻掩蓋了重要的趨勢。中國消費者購買日本馬桶蓋不出人意料，因為是日工程師發明了這種產品。」小狸認為《福布斯》的這個答案最接近。為何中國消費者飛往日本購買馬桶蓋的謎底。這就好比鐘錶到處都有生產，人們最鍾情的還是「瑞士製造」一樣。就在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報載《山藥蘋果手錶「神速」現身深圳》，讀者諸公，你說是「深圳製造」好，還是「蘋果手錶」好？

吃得好：難！

我的老伴，是個極度儉儉的人，也許是抗戰時期受過物質匱乏之苦，從來不把廚餘丟掉，而是留在冰箱以便下一頓一吃再吃。而且她有一個習慣，在參加宴會或家人聚餐時，總把許多廚餘帶回家。有時帶回的東西太多，要吃好幾天，令我產生在家吃飯的厭惡心理。好在我的社會應酬甚多，每兩週在家吃飯的沒有多少頓。就是沒有飯局，也設法與同事外出飲茶。

網事

關於「到日本去買馬桶蓋」的報道和評論已經車載斗量了。據小狸觀察，於此言說之初，多有「斥「崇洋媚外」」之語，尤其不齒「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繼而有報道說日本的馬桶蓋原來是杭州產的，或說從日本買來的馬桶蓋因型號、水質等原因並不適合中國家庭使用，那言外之意，不僅有嘲弄，甚至有對被嘲弄者的「幸災樂禍」之感。但據小狸觀察，再其後的反應，其實是來自內地的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我家的印備不會做菜，而且她懶得去街市買新鮮的魚肉。她進出的就是超市，買凍雞、鷄翼。然後就是又燒、燒肉等熟食，也是在超市買的。而且一買一大堆，放在冰箱裡，逐日取出因應每天要做的菜色的分量。

乾脆吃一碗白粥，減少澱粉質的積累。但少吃就應該吃好，在家吃不好，就求之在外。大家知道，酒樓茶室的東西，都是肥膩的多，吃多了也不合衛生，真正是「兩頭不到岸」。家食和外食都不好，最近還產生厭食症的症狀。